鮚埼亭集外編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八

鄞　全祖望　紹衣

論三

漢經師論

或有問於予者曰漢之經師多矣說者謂其徒明章句而無得於聖賢之大道故自董仲舒劉向外儒者無稱焉程子稍有取於毛萇然則三人而已曰是何言歟漢人僅儒林之草昧未極其精粹則有之然自文景而後或以宿德重望爲一時重或以經世務見用或以大節或以淸名多出其中予蓋未之知也夫漢興張蒼首定

律歷荀子之徒也（治左氏）賈生通禮樂明王道（從張蒼受左氏）文翁興學校（本傳言其通春秋不見儒林）丁寬輔梁孝王將兵距吳（治易）申培面折武帝以爲治不在多言（魯詩）轅固斥公孫丞相以曲學阿世（齊詩）韓嬰議事分明雖董子不能難（韓詩）胡毋生則董子著書稱其德（公羊氏）兒寬醇雅有餘（尚書）王陽著名昌邑藩邸（通五經兼騶氏傳）其子駿爲御史大夫有名（易）其孫崇能潔身避莽非世其學者乎龔遂之剛毅（不見儒林但載本傳曰明經）大夏侯之敢言（尚書）魏相實平霍氏之亂（治易不見儒林但載本傳）蓋寬饒之剛正（韓嬰易）嚴彭祖不肯屈身以取宰相（公羊氏）歐陽地餘不肯受賻物以傷廉（尚書）召信臣之豈弟

（不見儒林但載本傳曰明經）于定國之寬仁（本傳但云春秋）蕭望之之堂堂爲社稷臣（齊詩魯論）薛廣德之犯顏阻駕（魯詩）鄭寬中之儁才（尚書）疏廣之知止知足（公羊氏）韋賢之守正持重（魯詩）其子元成之讓爵朱雲廷折張禹（易亦見本傳不見儒林）平當不羨侯封（尚書）王嘉則蕭望之其亞也（本傳但云明經不見儒林）丁傅王氏之亂何武（易不見儒林但載本傳）師丹（齊詩）彭宣（易論語）龔勝（尚書）鮑宣（尚書）皆中流之砥柱龔舍潔身早去（魯詩）梅福風節尤高（穀梁氏）邴丹著清名養志自修（易）而馮野王兄弟各占一經始則見忌王鳳終死新莽（馮野王詩馮逡易馮立春秋馮參書俱見本傳）蓋經師之與國相終始如此可不謂之盛乎授受既多亦誠不能

無主父偃匡衡張禹五鹿充宗孔光馬宮之徒然諸公爲漢生色則已足矣如路溫舒王式黃霸張敞孫寶則稍次焉吾弗備述也

唐孔陸兩經師優劣論

杭君堇浦問於予曰有唐一代絕少經師求其博通諸經不爲專門之學者祇惟孔陸二家然正義釋文並傳於今而華川王氏議學宮之祀祇及孔豈以釋文不過小學而正義能見其大歟予曰仲達亦安敢望德明仲達之在東都爲隋皇泰主太常博士時有道士桓法嗣獻孔子閉房記以爲王世充受命之符世充即命仲達

與其長史韋節楊續撰禪代儀仲達此事可以比美新之大夫矣其時德明亦爲國子助教世充遣其子玄恕師之德明不應服巴豆臥稱病玄恕就其家行束修禮跪拜牀下德明對之遺利竟不與語斯其人視仲達爲何如果誰得爲聖人之徒歟仲達仕唐頗著風節有諫太子承乾之功則以在太宗之世故欲錚錚自見也是所謂治世亂世世與時屈伸者也且世世充暴人也徐文遠爲其師猶拜伏見之德明以一國子先生拒之可謂大勇矣至正義之書依違舊注不能有所發明漢晉經師異同之說芟棄十九令後世無所參攷愚嘗謂正義出

而經學之隘自此始且當時討論之人甚多仲達不過爲書局之長官故以其名屬之其後爲馬嘉運輩所駁正者又不知幾何非出其一人之手德明釋文力存古儒箋故未可忽也予故謂如德明者可以從祀董浦曰然請書之作孔陸優劣論

三家易學同源論

今世之說經者曰易之晰也圖緯於京孟黃老於王韓皆無當於易其說似也豈知圖緯之學本以老莊爲體老莊之學卽以圖緯爲用自諸家言易以來但知其門戶之分而不知其門戶之合今夫漢唐之言五行者未

有不依託黃帝者也黃帝道家所援以爲祖者也則是圖緯之所自出卽黃老也葢世之所謂清淨虛無者原非盡忘世者也其本心固欲以方寸運量天下無窮之變而又不能有聖人洗心退藏知來藏往之量故高妙其說以爲齊死生輕去就者矯也而實則時欲出而一試其試之也則必以陰陽消長之說而又恐世之疑其支離而難通也則又必返之玄奧之窟以見其言之未可輕議而使人神其術而不疑是以計然之書實爲王遁之祖范蠡輩用之而陰符之說入於道家此其證也雖然其流傳於後世則有不同嚴君平魏伯陽葛稚川

之徒以黃老治圖緯者也嘗公明之徒以圖緯治黃老者也以黃老治圖緯者其人多屬遯世之徒其學但以之默觀時變而不肯輕於自見故常安以圖緯治黃老者其人多屬用世之徒急求售其說故常得其道以亡身是則其流別也而要其無當於易則同是以黃老家玄牝谷神之旨流爲神仙而圖緯候氣直日之術亦流爲神仙蓋神仙有道亦有法道其體也法其用也玄牝谷神之旨其道也候氣直日之術其法也得其道未有可遺其法者求其一而失其一則神仙不可得成京孟之說易專於法王輔之說易專於道兼而有之則康節也康

節作皇極經世稱老子以爲得易之體葢皇極所以推步元會者本緯學也故追而溯之然其實五千言所有特可以言皇極推步之體而不可以言易之體王韓之易行而儒者轉忽京焦康節之易行而儒者轉忽王韓所謂耳食者也豈知三家之門戶同出於一宗不過改易其旂幟而出之耳果有異乎哉吾觀康節之生平葢純乎黃老者也而著書則圖緯居多是殆譜集二家之長者耶所以其立言也尤精而世之信之也尤篤

周程學統論

明道先生傳在哲宗實錄中乃范學士冲作伊川先生

傳在徽宗實錄中乃洪學士邁作並云從學周子兩朝
史局所據恐亦不祇呂芝閣東見錄一書但言二程子
未嘗師周子者則汪玉山已有之玉山之師為張子韶
喻子才淵源不遠而乃以南安問道不過如張子之於
范文正公是當時固成疑案矣雖然觀明道之自言曰
自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則非於
周子竟無所得者明道行狀雖謂其泛濫於諸家出入
於佛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而要其慨然
求道之志得於茂叔之所聞者亦不能沒其自也侯仲
良見周子三日而還伊川驚曰非從茂叔來耶則未嘗

不必折之矣然則謂二程子雖少師周子而長而能得不傳之祕者不盡由於周子可也謂周子竟非其師則過也若遺書中直稱周子之字則吾疑以爲門人之詞蓋因其師平日有獨得遺經之言故遂欲略周子而過之也朱子之學自溯其得力於延平至於籍溪屏山白水則皆以爲嘗從之遊而未得其要者然未嘗不執弟子之禮周子卽非師固大中公之友也而直稱其字若非門人之詞則直二程子之失也周子所得其在聖門幾幾顏子之風二程子之所以未盡其藴者蓋其問學在慶歷六年周子卽以是歲遷秩而去追隨不甚久也

潘興嗣志墓其不及二程子之從游者亦以此張宣公謂太極圖出於二程子之手受此固攷之不詳而或因朔禪客之語致疑議於周子則又不知紀錄之不盡足憑也若夫周子之言其足以羽翼六經而大有功於後學者莫粹於通書四十篇而無極之眞原於道家者流必非周子之作斯則不易之論正未可以表章於朱子而墨守之也

律呂空積忽微論

漢志曰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

鐘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
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無與並也此其解見於西山
律呂新書西山謂黃鐘爲宮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
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律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
有空積忽微西山蓋以半律變律皆爲正律之餘遂欲
以之當空積忽微然以空積忽微四字之詁求之則西
山之解疑其不然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實也所謂管
長一寸圍容九分者也忽微則其所容不能盈寸盈分
者奇零而難求故曰忽微然則正律之中不必皆無忽
微也故惟黃鐘爲宮則黃鐘長九寸積七百二十九分

太簇長八寸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分林鐘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積四百三十二分其空積皆無忽微所以見黃鐘之尊也自南呂而應鐘其長四寸六分有奇則其積三百七十八分有奇而忽微生矣或曰此特以五聲之旋宮言之耳若依國語加二變爲七則黃鐘之宮及於應鐘蕤賓雖黃鐘爲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曰變宮變徵之目雖見國語而古人旋宮之法未嘗用之故班志言旋宮止五聲禮運孔疏言旋宮亦止五聲是可見古之樂不以二變入旋宮也八十四調之說至杜佑

始許自佑以前如京房造執始去滅之名公孫崇上役黃鐘之正律其說雖皆未協然其止於六十調則同也以是知旋宮之無二變也西山未審於此故并空積忽微之詁而失之

水旱變置社稷論

北夢瑣言載楚王馬希聲嗣位連年亢旱祈禱不應乃封閉南嶽司天王廟及境內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諫之飲酒至中夜而退聞堂前喧噪復入見希聲倒立階下衣裳不披其首已碎令親信輿上以帛蒙首翼日發喪先是大將周達自南嶽回見江上雲霧中有擁

兟希聲而去者祕不敢言是夕有物如黑蟗突入室中
卽時而卒予全子曰吾於是而知旱乾水溢變置社稷
之說雖其制爲最古然非聖賢不能行葢國家之於歲
事原恃乎我之所以格天者而未嘗以人聽於神陰陽
不和五行失序於是有恒雨恒暘之咎原不應於社稷
之神是求也且亦焉知社稷之神不將有所大懲㓮於
國君而震動之使有以知命之不常天之難諶而吾乃
茫然於其深意之所在反以其跋扈之氣責報於天而
文過於已是固事之所必無者乃若聖賢則有之聖賢
之於鬼神其力足以相參其德足以相感而要其自反

者原已極至而無餘故湯之改社易稷其在我者無憾也夫天人一氣之屬也在我既非尸位則在神不免失職雖黜陟之而不爲過矣李陽冰爲縉雲令以不雨告於城隍之神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合境告足此必陽冰縉雲之政有不媿於神明者也非果神之可脅也後之人未能有見於此於是有疑於變置之已甚而遂以爲取壇壝而更張之夫威靈之澌滅不聞易其地而能爲良也且古人亦安得有此故事也哉至若漢人以禹配社宋人以契配稷此則不過一代之典稍更舊制而非水旱變置之說也蓋先王設爲配食之禮原

非僅主報本之意正以天神地示飛揚飄蕩昭格爲難故必籍與吾同類之人鬼素有功於此事者通其志氣是故大之則爲五方之有五帝而其下莫不皆然是社稷不能爲國君護其民人原有可以廢置之道然在人少有不盡而欲爲此是猶僖公之欲焚巫尫也奉牲以告奉酒醴以告奉粢盛以告非有明德之馨主乎其先亦豈敢曰神必福乎哉彼後世禍福之說儒者所不道但慢神而蔑禮則天之奪其魄也亦宜因爲論以補孟氏之所未盡焉

李陽冰既得雨與耆老吏人自西谷遷城隍之廟於

山巔以杳神庥是更壇壝而新之乃以杳其水旱之効靈也果爾則水旱不効亦何更新之有而陳所山謂實有遷社稷而止盜者恐出附會

宅經葬經先後論

漢魏以來有宅經有葬經皆出於堪輿形法家之言元儒義烏朱氏謂宅經古之所有葬經古之所無長山胡氏最善其說而闢者莫不駭之予告之曰是也宅經之用大之爲都邑城郭小之爲宮室歷見於經傳所謂立室以宮矩立宮以城矩土圭以求地中土宜以相民宅是故相其流泉覲其夕陽公劉之卜都也揆之以日作

於楚室衛交之卜宮也南望斗北戴樞晏子之論卜都也益屋於東則凶家語之論卜室也而所謂葬經之說無有焉周禮墓大夫之職家人之職班班具在昭穆葬而已族葬而已不聞其以形法言也葬師之徒求其說之見於古者而不得於是指流泉夕陽揆日測景之說以為據不知是宅經之祖非葬經之祖也援非祀之鬼而享之其亦惑矣闢者曰君子不言禍福倘其非耶曷不并宅經之說而廢之其是耶則葬經亦曷可非耶予告之曰是必明乎死生之說而後可以定其是否也夫都邑者一國之極也必其風雨和會而陰陽悅豫然後

一國之民命無失所焉是以邾子之遷繹雖不利於已
而不恤宮室者一家之聚也亦必其五行順序而後天
厲不作蕃皆生氣之所乘是以地理得應之以爲功是
在中和位育之功亦其一節特漢魏以後之宅師或支
離其術而不盡合古耳若墟墓則不然人之死也魂升
天魄降地其所遺者枯骨耳謂孝子之於枯骨不忍棄
而捐之五患之區而必求高敞融和之壤以安之則可
謂有吉地焉足以追魂攝魄使之爲利於子孫則惑矣
彼葬師謂亦有生氣之可乘眞無稽也然而葬經之說
謂富貴貧賤繼絕俱操之地其說較宅經爲更侈夫古

者井田之制行民無甚貧亦無甚富而商賈則在所賤
宗法立則宗子繼支子否四民之子各襲其業卽有軼
羣之才亦偶然耳聖王之所以定民志者秩然後世葬
師富貴貧賤繼絕之說俱無所用則夫其說之不見於
古固其宜也假使鬼果能蔭聖王之制禮其所以愼終
追遠者無所不至何獨忍於負其父毋護庇之靈而不
爲之求吉地以聚之乎然而爲重爲主爲廟爲寢以棲
其神其祭也於陰於陽以求之而絕不問之於墓則亦
疏矣而漢魏以來之葬師其能事乃突過於古昔［王
則亦怪矣闢鬼蔭者莫若涑水橫浦東山梨洲四家至

其不可與宅經同年而語也則四家所未及云

門生論

今世舉主座主之禮尊矣吾不知其所謂師者人師耶經師耶而門生若是其多且以不得爲其門生是懼曰是固然也彼營營之徒使其稱門生於人師經師之手則反非其願故不必問其道德經濟如何文學如何但令其爲舉主爲座主則人固帖然而推之已亦儼然而居之古之事師也如君如親不爲不厚然特左右服勤心喪而已今世之事師主於報恩其子弟至數十[illegible]猶責望其汲引勒索其財帛苟不稱所求謂之負德嗚呼吾

不解世風之壞至此直謂之喪其心可也夫舉主座主之儼然而居之也謂吾旣借汝以富貴利達之資安得不事我以師而人之帖然而推之也謂彼固予我以富貴利達之路安得不以師事之有是哉在三之誼若是其可賤也朋友之交有感其恩者有稱之爲知已者有師事者凡三等自唐以前但有舉主而已座主之名始於唐至明而座主之禮嚴於舉主則以科第重也較其義則舉主似稍優於座主然皆不可謂之師蓋座主之取士不過聽其言而已尚未覩其行也容或卽其言而知其行如王厚齋之於文宋瑞然豈能人人而別之吾

姑不深論其所取之果有當與否而要其所取者不過其人之言則謂之文章之投契感其恩則可矣且不得稱之曰知已也而何有於師舉主之取士不止於聽言矣但其所取者固其人之可取而取之也非我之私之也吾姑不深論其所取之果有當與否而要其所取者原不出於我之所私則謂之知已足矣而何有於師今將謂舉主之道德經濟必過於下僚座主之文學必過於後輩耶是亦未必然也吾故曰門生之在古門牆高弟之謂也門生之在今門戶私人之謂也吾姑不深責其以天子之科名天子之爵位妄市恩於人以為門戶

計但試問其羞惡之心果有存焉者否彼其清夜自思亦未必無自媿者亦未必無不甘於心者而行之如故蓋又別有循環之說焉舉主座主之儼然而居之也謂吾向者固嘗折節於此中而後得有今日也譬之農夫力穡始過豐年不可以爲泰也門生之怗然而推之也謂吾折節於一時而異日之設身處地亦猶此也譬之農家望歲敢忘東作不可以爲過也嗚呼安得不相率而爲小人耶唐人以詞賦取士苟得於功名至於投貴主投中官則士氣已盡固無論其餘然如昌黎之座主爲宣公而昌黎不甚推之宣公且然況其下焉者以是

知豪傑之不狥於流俗也宋人講名節故多不肯屈於座主明道伊川横渠之於歐公或以禮闈或以御試讀卷祇稱永叔象山之於東萊祇稱執事其餘不可枚舉明張文恭公陽和爲羅文懿公同學文懿取文恭於省闈文恭不署門生文懿憾之文恭不顧高文襄公取文懿於廷對文懿亦不署門生也宋南渡後於舉主多稱門生者故舒文靖公行狀以其力持古誼爲難近張清恪公舉於遂寧亦不行此禮要之君子立身行已各有本末不妄求人之附我以自尊亦不肯妄附人以自貶不求人之尊而非失之遜不附人而非失之亢是論也

前儒黃黎洲顧亭林嘗及之矣予畧舉其説以告人而羣然駭之未通籍則曰子爲是言將使天下之爲舉主爲座主者相戒莫肯羅而致之矣是自絶其進取之階也既通籍則曰子將來且爲座主爲舉主其毋爲此言以自困予皆笑而不答

破惑論

吾鄉城東錢氏世有賢者頗多佞佛清谿以宗門講學舉國逃禪更甚忠介雖稍減而未淨蟄菴則渾身陷入矣忠介夫人董氏在太倉日禮法華蠟光成青蓮有如來瓔珞寶相結跏其上見者驚異余曰此癡絶而成此

幻景也夫人當久病心氣所注嘗有鬼神臨之皆此類耳非果有志壹動氣之徵也同時海岸儀部禮洛伽見大士現身天際霓幢露葆訝爲蜃市旣而悟曰此大士也余曰此乃眞蜃市也海岸初一念不錯而轉念附會之妄矣大都斯人神明之感足以造一切光景見堯於羹見舜於墻見文王於琴見周公於夢非果堯舜文周尚有可見思之旣切遂有此耳然則如來大士之見亦猶此矣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八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九

鄞 全祖望 紹衣

議

亞聖廟配享議上

亞聖廟兩廡配享之位乃宋政和五年所定今鄒縣廟中栗主因之但當時太常諸臣未嘗一一攷覈奉行疏忽遂多舛錯亞聖弟子其確然見於正經者甚少如咸邱蒙陳臻之徒正義以爲有所問於孟子者卽知爲弟子也是固巳在影響之閒若其中有大不可信者按陸德明序錄謂高子受詩於子夏稽之毛傳絲衣小序與

孟子小弁章所述則其人原以詩學有聲者夫子夏爲魏文侯師高子及遊其門是孟子之前輩也所以有高叟之稱邠卿不知何據以爲弟子正義遂謂其嘗學爲詩而不通是塞其心之一端以證邠卿僻道未堅之語夫山徑茅塞或出於鍼厲之辭未可以定其爲及門而古人稱謂最嚴豈有以長老之名加之弟子者乎邠卿以告子爲弟子愚觀論性諸章岸然獨立門戶必非登堂著錄者至浩生不害則祇曰齊人而已正義因其同名曰不害也始疑浩生卽告子之字然尙未敢堅其說古無以字冠於名之上連舉而稱之者故正義亦自覺

其難通而依違言之乃祀典竟爲合并以成其謬夫即以浩生之於孟子亦不過偶爾答問乃今直以告子當之而豈知兩人皆不可以言弟子乎又一舛也盆成括之見於晏子以爲孔子門人是囫圇書之說邾卿則曰嘗欲學於孟子夫欲學則未學也曹交之請假館亦欲學者流也正義遂以爲弟子亦無稽之言耳其爲前儒所已及者如以季孫子叔並預贈祀此出於注疏之謬自宋子改正以來相傳前代曾經罷享特以沿襲未革義烏吳萊更補一人盖滕更也若以孔廟之例言之則政和封爵在今日已不當用宜改從先賢之稱而去高

子以下五人補入滕更夫嶧山俎豆世截有司其討論亦不容緩者因具書所見以質之當世知禮之君子

亞聖廟配享議中

亞聖廟十八弟子配祀之下附以漢揚雄唐韓愈斯蓋出於孟氏子孫所私祀其始尚別奉他室後遂列之廡下明初去揚雄愚謂漢儒少有知孟子者而雄首爲之注則節取其功而祭之亦古禮所有而或其書出於後世之所因託則又非愚之所能定也宋史藝文志有四家孟子注揚雄韓愈李翺其一熙時子注疏趙孫兩家皆有表章遺文之功雖其言未盡醇要其人自卓然不背於道其當祀於廡下無

可疑者若自東都以來程曾有章句見後漢書儒林傳高誘有正孟章句見玉海鄭玄有注七卷劉熙有注七卷綦毋邃有注九卷見隋書經籍志陸善經有注七卷見唐書藝文志李翺有注見崇文總目劉軻有翼孟見白氏長慶集其作音釋者二家則丁公著張鎰斯皆於絶學有功卽其書已不傳未知其醇駁如何而要當使附之廟食者也林愼思知尊孟子其所見固出王充馮休輩一等況其以殉節著益不媿儒林者然其謂公孫丑萬章之徒不足以傳孟子之言而必自從而續之孟子之文豈可續哉是又河汾之僭已皮日休嘗至買同

皆嘗箋釋孟子而其詳不可得聞稱故有表孟子上下十二篇總之伊洛以前能尊孟子者皆知言仁義而距異端者也日休死於吳越唐史之誣不足信其從祀可無嫌況自韓愈而後尊孟子者日休之言最力宋則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所謂五臣者也若王安石許允成蘇轍王令楊時尹焞張九成張栻陳耆卿之傳注皆合登附於廟而余允文陸筠則尤有功者也其伊川橫渠晦翁三公不當在廡下宜援孔廟典禮於樂正子之次附以昌黎而三公次之是亦不易之論也

亞聖廟配享議下

今亞聖廟配享先儒有孔道輔詢之孟氏以爲亦明初事其後又有錢唐按道輔知兗州始訪亞聖之墓立祠其旁故祀之以報其功是則非古所有也配享之禮當取其傳經明道者列之而其他不預焉孔子廟中不聞其祀梅福也如以道輔之功則所祀者亦未備熙豐閒荊公素愛孟子列於科舉元祐變法將去之范純仁曰孟子之書如春秋之在六經不可去也遂止是其一言之力亦大矣晁說之拾疑孟之緒餘請去孟子於講筵而胡舜陟爭之亦衞經之最著也推崇孟子之議始於常秩曾孝寬則請加公爵程振則請增廟祀陸長愈則

請正位次席旦則請補石經王言恭以鄭厚之詆孟而請毀其書吳萊以亞聖莫盛於孟子斥史遷之妄而別爲之傳并及其弟子倘以道輔準之皆當有列於廟者也然如舜陟則有附秦檜之嫌秩亦淸議所不予從祀之其可乎明劉三吾作孟子節文而孫芝之上疏力爭詆三吾爲佞臣以視錢唐又前有光而後有輝也然欲登之兩廡究於禮未合無已則自道輔而下至孫芝奉之別室庶於禮爲稍安至栗主書道輔爲司空按本傳則官中丞以爭程琳事出知鄆州道卒仁宗特贈侍郎司空不知誰所加此近日祀史之謬所亟當改正也

前漢經師從祀議

開元二十二賢從祀之舉昔人議之者多矣是後更進迭出愚皆不盡以爲當也夫謂當秦人絕學之後不可無以報諸儒修經之功雖其人生平或無可攷而要當引而進之此其說良是也然此爲草昧初開言之葢在高惠之閒皆以故博士授弟子者當斯之時遺經之不絕如綫椎輪以爲大輅之始其從祀宜也自是而降經師稍稍接踵以出如宗法所云別子夫有爲之前者詎可無爲之後者特當於其名家之中擇其言行之不詭於道者而從祀焉此爲授受淵源言之文景武之閒者

是也以後則經術大昌誠不但以師傳門戶爲足有功於聖門必有躬行經術以承學統而後許之宣元以後是也吾於三輩人物之中合而討之得十有餘人焉易則田何書則伏勝詩則浮邱伯毛亨春秋左氏則張蒼禮則高堂生此六人者爲一輩其時書則古文未出詩則齊韓未名家春秋則公穀未名家禮則周禮禮記未出也田何之大宗爲丁寬其別出爲費直書則孔安國出而補伏勝之闕浮邱伯之大宗爲申培毛亨之大宗爲毛萇而轅固以齊韓嬰以韓張蒼之大宗爲賈誼而胡毋子都董仲舒以公羊江公以穀梁高堂生之大宗

爲后蒼而河閒獻王以周禮葢經於是乎備矣丁寬以儒生而有將才誠非墨守章句者賈生明禮樂言王道當文帝時以一儒獨起尤爲有功申轅正論不撓毛萇深得聖賢之意河閒獻王言必合道大雅不羣胡母子都則董子所尊韓嬰雖董子不能難孔安國則克傳其家學惟費直江公后蒼無言行可紀耳此十三人者爲一輩葢漢二百年經學所以盛者諸公之力也若集諸經之大成而其人精忠有大節爲一代儒林之玉振者則惟劉向斯皆其必當從祀者開元禮臣不知精審而妄以戴聖何休奪席不亦謬乎愚嘗謂西漢儒林盛於

東漢即其人亦多卓犖可傳東京自賈逵鄭康成盧植而外無足取者夫前茅之功過於後勁而況後之本不如前也世有君子倘以予言爲不謬矣

唐經師從祀議

唐之經學可謂衰矣初年尚有河汾教育之餘風能以經術立言自月後詩賦日盛而經學之衰日復一日稍有講明其際者不能以中流之一壺挽末俗然使無此數人則經學將遂爲啞鐘是亦不可不稍存其學派也今世從祀孔穎達其實穎達生平大節有玷聖門故愚嘗欲黜之而進陸德明以其大節也其三百年中有爲兼

通五經之學者陸氏而後曰褚無量曰馬懷素曰王元感曰元行沖專門名家之學三禮則魏文貞公徵其後有成伯璵易則李鼎祚蔡廣成春秋則啖助趙匡詩則施士丐斯數人者猶能守先聖之緒言以傳之後雖其言未必醇而不爲無功於經言乎其人則文貞不可尙矣褚氏馬氏王氏元氏皆名臣而施氏見稱於韓子雖所得或淺要皆賢者成氏李氏蔡氏啖氏趙氏其書尙存多爲後學所采則亦不可泯其勞矣韓子同時李習之尤當從祀其復性闢佛之言大爲韓子之助宋人深求而詆之未爲平允晦翁同父之爭其抑揚祇在漢唐

之學問功名然漢唐誠不足以望古人而天之未喪斯文際時之厄亦不得不於駮雜之中求稍可寄者而寄之故同父之說固過怨晦翁之說亦過苛此愚所以有唐經師之議也說者謂唐之經師存亡繼絕之功不足以望漢人其明道又不足以望宋人故從祀不及愚因記所見以俟論定

尊經閣祀典議

自經師二十二人之從祀進退不一而儒者各持其論有爲責備之辭者以爲非有得於聖人之道則不得爲聖人之徒今宮牆數仞之中而僅以章句之流預其閒

非所以尊道統也有爲忠厚之辭者以爲當世衰道微之日遺經不絕如綫而有能兢兢呵護以待後之學者雖其人不無可議而祀不容廢也是二說者皆是也而未盡蓋傳經之功固大而自商瞿子木以來夫豈二十二人所能盡也今貞觀之所舉則固已偏而不咸若使盡列之先賢之下則又失人而知其不可也是原不能不核其人之生平定之矣乃即以二十二人核之而其生平已多不能有當於聖人所以有退祀之於其鄉者有竟黜其祀者雖然彼其抱殘守缺之勞似未合竟屏之里社之間況其并或忽然去之也愚嘗折衷於兩家

之平以爲今天下皆有先聖廟廟旁皆有尊經閣登斯閣者以敬學尊師之意修追遠報本之文則諸君子俎豆之地於斯爲合盍以尊經而遂及傳經之祀則凡嘗年之得載於箋疏得見於儒林者無不可也不特春秋之鄒夾詩之齊魯韓以暨北宮司馬仲梁諸子固所當預卽以其人或未醇甚至若張禹何晏劉炫邢昺者皆可存也何也節取其功而錄之固不可與坐聖人之廡下者同年而語則稍絀焉而非濫夫如是將經師之允升者無所遺憾而兩家之聚訟可息若其學行粹然如董仲舒鄭玄之徒應從祀者則固兩列之而無嫌也雖

然古之祭祀莫不有配是舉也當各以其鄉先正之有功於經學者配之卽以吾鄉而言唐以前未有師宋宣和以後陳文介公經學始著而於是王茂剛以易曹粹中以詩高抑崇高元之以春秋鄭剛中以周禮迫至慈湖廣平兩先生而四明之經學始盛深寧東發兩先生而四明之經學始大備其餘專門之學如南塘積齋遺書至今流傳皆吾鄉百世不祧者也彼秦漢以來經師遠矣尋墜緒之茫茫作弟子之矜式取而配之斯先王之禮意而非予一人之私言也予持此論已久會吾鄉學宮新落持節觀察西涼孫公今好禮者也因語及之

謂是固天下可通行之禮而不妨竊舉於一方孫公欣然許焉而予爲議以上之

章文懿公從祀議

金華之學昌於呂成公忠公兄弟二呂之躬行角立張朱而又兼以中原文獻之傳則爲史學東萊嘗應詞科則爲文章之學艮齋止齋說齋同心切磋又參以經制之學及門弟子固多賢者然漸趨於三者之學而躬行少滅四先生起而中振之躬行者醇矣白雲所造稍淺及門之士如潛溪華川仲子又變而爲文章之學而躬行益疏天順成化之閒楓山先生出而中振之先生學

以躬行爲主涵養深至居常龐朴和厚不知其胸中之海涵地負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昔儒謂先生之功業雖不如司馬溫公之宏而其人則極似之葢先生惟其龐朴所以海涵地負臨大節而不可奪而非文章家致飾於外者之所能也先生嘗言斯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謂之人又言心大則萬物皆通心小則萬理皆[illegible]至哉言乎先生與白沙講學白沙謂令人陷溺於名利猶溺之中先令看浴沂風雩章以洗其心先生曰每日浴沂風雩秪恐流入老莊去也白沙之說未始非救時之救

而先生之箴之者則逆知後來之流弊予謂白沙似康節而先生則涑水橫渠一路人先生之地步較之白沙爲平正而無疵先生致政而歸所入稻田不足供其食之半出入徒步故其及門唐尚書龍潘侍郎希曾姪尚書章拯皆徒步拯傳先生之家學其歸家有贏俸先生卽爲不樂而拯亦自有慙色公子敝衣垢履道爲巡檢所笞先生不以爲忤嗚呼此三代以上人也浙中學統自方文正公後當接以先生而後可及陽明

祀先蠶議

雍正十有三年春河東總督侍郎王公以先蠶之祀上

請事下祠部祠部郎多以其禮質之臨川先生先生曰

予嘗言之作祀先蠶議

鄭康成謂天駟乃房星而蠶爲龍精每逢大火之月必浴其種故蠶與馬同氣諸家之以天駟爲先蠶者本此愚以爲天駟者列宿也是但可以言上天司蠶之神而不可以言先蠶蓋先蠶當與先農先炊一例皆主始爲其事之人而言今以天駟當之是以天神而充人鬼也古之祭祀必有配社爲五土之神而勾龍配稷爲五穀之神而棄配皆以天神臨之人鬼實陪位焉（說見予水旱變置社稷論）先農先蠶乃中祀則不復溯天神而但於人鬼致其

報本之意是禮之差也漢官儀云漢之先蠶有二一曰苑窳婦人一曰寓氏公主此乃秦漢以來荆越諸巫之說薦紳儒者所不道北齊始祀軒轅葢出自淮南王蠶經北周別祀軒轅之妃西陵卽帝王世紀所云纍祖者愚以爲三家之中纍祖近之古人祀天駟者多用燔柴之禮攷周禮蠶事必於北郊則必無以陰祀而用燎壇者是可以知古先蠶之非天駟也唐月令用天駟而開元禮復去之宋熙寧中仍用天駟而元豐詳定復去之然其時多以天駟但當爲馬祖而不得爲先蠶是又不然天駟既主蠶事則威靈之陟降正不必以馬祖限之

也元武司冬而能兼龜蛇之靈則天駟在房而能兼蠶馬之氣不得謂康成之說爲非也特欲以之當先蠶之祀則誤耳今據河東督臣請欲通行之於直省則其在京師者可援唐宋以前所司致祭之禮在直省者令封疆之臣主之其時用季春其日用巳其幣用黑用瘞埋其方則古人或有用東者以桑柘所生之時也或有用西者以與籍田對其方也然宜依周人用北其壇坎廣輪高厚之制一以先農壇爲準載入祀典行之可也蠶事盛於江南渡淮而北山桑始多然愚讀唐史則雖滇南天末當時亦嘗有紡織之利而後人始盡廢之是休

女紅而習游惰廢天地自然之利而不舉實可惜也斯禮興庶五畝之牆下皆無隙地而農桑之盛於此均矣

謹議

請修舉兩制故事議

唐宋兩制之官最備而又設知制誥之任以統之明則兩制之官依舊而知制誥無專官大率以次輔一人董其事有詔敕則次輔擇詞臣撰之典更重矣然詞臣所撰不及貴詞則較之前代爲率

國朝俱準明例獨次輔於制誥不復預直委之所司凡文武臣僚但視其品不問其官循例填寫而已尤可笑

者前後毋受封贈兩敕而其一詞貽之後世館閣之羞也綸綍之重混淆苟簡若此甚非所以示王言之體其不敬莫大乎此因攷唐吏部給告身必先令其本人輸朱膠綾軸錢喪亂以後貧者多但受敕牒不取告身明宗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詞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於是始俱賜之五季板蕩尙有然者況承平極盛之世乎況天子用人亦豈能必其盡當故唐宋有封還詞頭去位者有以責詞反用褒語中含皮裏陽秋而去位者此於詞命之中開言路焉或天子是之未嘗不成轉圜之美卽以此去位亦未嘗不

存此清議於後世也明世則未有此矣愚以爲宜亟復唐宋及明之舊或以閣學或以院長司之必攷其家世切其人而予以勸懲之語庶乎王言所降共凜天憲而不貽葫蘆依樣之差且仍加寬大之風如有不諧衆論許其封還即降責者如前此果有功可錄許其敘入斯則在天子於省臺之外增益見聞在詞臣眞可以文章報國而不徒爲無益之奉行而於史冊復見古人一種代言之文此其不可不亟行者也

右科取士規制議

右科之制始於唐其制科中則有所謂軍謀深遠武藝

絕倫者而又別有貢舉一科宋之制科則武事且居其三而天聖中亦仍添設貢舉按宋會要凡應是科者實有筭謀武藝許詣兵部投牒先投策論三卷每卷三道召人保委主判官先詳其所業視人材驗行止先試步射一石弓力馬射七斗弓力再問策一道合格即引見召試聖政記曰以策論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會要皇祐中又分其等爲三學識深遠對策優絕上也策對優長騎射兼有次也擊刺抛射趫倢魁俊次也然予攷司馬溫公熙寧三年知舉謂奉勑攷試法當先試弓馬若合格始試策略夫弓馬所以選士卒之法非所以求將

帥不幸而不能擬強馳突則雖有策略將帥之才不得預試恐非朝廷建學之意乞如舊制而上卒如中書所請則熙寧之變法殆出於荆公耶其時許不能答策者以兵書墨義荆公以爲不可而罷夫墨義之罷是也其先弓馬而後策論則非也再攷長編則熙寧八年終從溫公之說夫以策論定去留而以弓馬定上下則其上者必策論與弓馬兼此其中可以得有用之才然且富文忠公憂豪傑之不屑盡以重文輕武之弊久而難返也況重弓馬於策論也則卽材官健步取之有餘而謂志士肯就乎且卽合策論弓馬以取士猶慮其詐蘇文

公謂以弓馬得者固不過市井挽強引重之麤材而以策論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故士有所不屑而欲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所聞有司試其可者天子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其說亦極求材之苦心而欲爲國家得實效者矣然愚謂策論之制原不應以故事命題今誠使試士者矜慎於發策其所問則綜羅經史自周禮之軍政春秋左傳列國用兵之事司馬法內政之遺文以及漢唐以後之軍制軍官軍器一切邊防海防屯田衛卒樓船將士京師禁兵藩國武備再則雜舉歷代

兵謀兵機不拘忌諱卒以一策中雜舉數十條而詳問之務期以窮究其異同得失之故而不許以敷陳之語應故事則恐非近日右科之士所能應矣弓馬固期於強力而亦立爲規則畧有取於古人志正體直之遺意使知夫強力固在所重而士人之強力不同於卒伍之麤厲則恐亦非近日右科之士所能應矣如此而不得人者未之聞也唐郭忠武王出右科宋馬擴亦出右科皆爲千古名臣而明之萬表戚繼光俞大猷陳第則且以右科而講學而窮經而卒之諸人皆爲名將其所著書足以爲有明兵家之甚則今之重弓馬而輕策論

不亦失歟

請復服內生子律議

唐宋以來俱嚴服內生子之禁明太祖著孝慈錄詆爲不近人情遂削其律太祖因寵一妃令其子爲三年喪竟舉古禮牽連廢棄可謂陷人不孝者矣人子居喪之制所謂衰麻者特其文耳惟有實以維之而後文有所寄後世天性澆薄諒闇之禮如飲酒食肉皆形迹所易掩即不可問至於舉子一事則以令甲之威爲之防範蓋禮之所窮刑以輔之此正一綫之遺人道所以不絕今幷去之則其離禽獸者幾希且以禮所言則一切飲

酒食肉豬或可以少寬而獨嚴於御內者桐城方閣學嘗謂家庭杯箸之間對梁肉而淒然念其所生斯在常人亦或有之若御內而不忘哀未之有也是以雜記堊室之內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然則三年之中苟非有哭奠之事不得與婦相見明矣其但言堊室者蓋舉遠以概近而閣學以聖人不忍以不肖待人嘗夫枕塊寢苫豈有漫無人心一至此者迨至小祥之後日月漸邁而不得不皇皇然慮之矣斯其言尤足以警當世而使之泣下者也當時左右重臣如劉文成公宋文憲公俱一代碩儒乃不能引古誼以力爭反爲之依阿排纂用

相傳會故吾鄉萬處士斯同以爲長君之惡夜氣俱亡
葢亦有激而言非過論矣在昔宋文帝以居廬中生逆
劭諱而不宣卽位三年而後舉之說者以爲異日商臣
之酷本於沴氣所鍾雖其言未必果然然孝子之後必
有孝子則反是以思固無足怪愚又讀明晉江黃相國
國史唯疑言明世廟時太子於康妃服中生子世廟問
諸輔臣得無有言或據孝慈錄言其無害則是以
天子之尊猶知其不可而嫌之豈若今世以爲習有之
事恬然無忌是直去律之害中於人者深也近見邸鈔
載晉撫石公糾屬將縱欲忘親一案已奉

嚴旨訊治夫以四百年來內外彈事之所未見而一旦舉而行之是可以見

天子孝治之隆能出天下於耳聾目瞶之餘而封疆大吏之所以範其下者不可謂非朝陽之鳳也然愚倘恐窮鄉僻社之民未能周知不若復取舊律詔之天下掇舊律在服內生子者並合免所居之一官其無官者徒一年若未發自首亦原夫必自首而後原之則稍知自好者將有所恥而不敢犯是眞厚風俗之先務也明太祖以爲如舊律恐人民生理之罷是殆與喪亂之世禁寡婦之不嫁者同曾謂開國之君竟出此哉

請攺正承重服制議

喪服小記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鄭康成曰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古人於父母之服概稱三年之喪而父在祗爲母杖期非敢獨薄於毋蓋以吾父之所以喪吾母者不過於期使子之服不除恐傷厥考之心故服從父而心喪仍以三年惟父亦達子之志必三年而後娶然則子之不敢申其喪者卽父之不忍遂其娶周公禮意之精原可垂之百世而不惑也歷朝改制以來禮從其厚已成不易之條而適孫承重猶然喪服小記所云其於晝一之旨未合說者以爲孝慈錄之

作原則有爲非眞有見於禮之當然故當時議禮諸臣亦不復推廣而講明之其信然歟則是後人之所當釐定也至若康熙二十七年吏部議得陝西藍田縣知縣鄧士英祖母馬氏病故以其祖父在不許丁艱則竊更有疑者夫居三年之喪之與去官是兩事也既爲父之嫡則卽令厭於祖在不爲三年之喪而不可以不去官彼思爲後者祖父在而爲祖母其與父在而爲母同也古人父在爲母亦期年其亦可以不去官乎彼漢晉人於旁親期功之赴猶然駿奔甚至友生且行其禮而

本朝亦許臣下於本生父母繼母隨嫁母俱得給假治

喪柰何以所後之祖母而反不然哉然愚嘗攷朱子有曰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詳玩朱子之言則似亦因當日之不承重而特舉而言之也然則因不爲三年之喪而遂誤認以爲不承重而廢去官之禮者其失蓋自宋已然不始於近世也楊次公誌評事劉暉墓稱其喪祖母時雖有諸叔援古誼以嫡孫解官承重以爲篤厚而李敬子以祖母之喪援劉暉事爲請許之范蜀公以爲賢然當時反有訾之者以爲祗當從衆則朱子之前雖祖父亡而爲祖母持服者蓋亦寡矣臣子奪情不得持服是必有不得已之故今假口於祖在不爲三年之

喪而竟晏然居官是自奪其情也夫以古人著禮之意而言不惟其文惟其實卽令爲三年之喪而實不至亦何當於禮然以國家一定之制而言則似不容有參錯者愚故以爲直當改定舊禮不問祖父在否皆行三年之喪是在前儒俞汝言已嘗論之非愚一人之私言也

重修蛟蜃二池議

蛟池與蜃池本二或以蛟池卽蜃池其說見至正志予攷蛟池址在佽飛祠中蜃池址在報德觀中則合之者其說無稽寶慶志云城中旣有雙湖又鑿此池瀦水備旱而自元時已爲民居所湮迄今未有問之者嗚呼古

人建置之精參乎造化蓋鄞惟西南之長春望京二門受它山大雷山之水而已而江流不與河通故其東面之阻江者鄞江門有氣喉焉靈橋門有食喉焉東渡門有水喉焉水喉氣喉皆外通江潮內洩湖水食喉不納潮而專放水則江河之一茹一吐其脈不隔而城中之流泉宣導和暢然而獨遺於北以其方位之爲窮陰也故江湖既不引之入城即湖水之至此者亦甚微乃又不能不資於水利於是爲此二池以瀦之是古人之深心也說者不知妄謂昔有蛟蜃來此爲患因以池鎮之則妄矣二池之址本甚巨今幷祠觀亦湫隘而池無論

矣苟必實心以謀鄞城之水利則東渡三喉誠爲要務而二池又豈可緩哉

重浚鄞三喉水道議

四明洞天東七十峰之水趨於它山其支流會於桃源引流入城瀦爲西南雙湖雙湖之外支流甚多皆湖之所釃也防旱洩潦旁通市河內有水喉食喉氣喉三閘以洩於江禁民居屋以塞王元恭修至正志力戒後人浚導必時隄防必謹啓閉必如式一邦之大利也予攷水喉閘在東渡門牆下宋之都稅務前也以板爲閘潮長則與板平市河之水充溢則啓閘以洩之江食喉閘

在靈橋門牆下宋之市舶務前也止用洩水卻不通潮氣喉閘在獅子橋東古鄞江門牆下吾鄉城中之水皆自山溪而其洩則並入於江蓋當王長官未作堰以前江流本直抵湖上既有堰則旱必蓄潦必洩必使仍與江通而後節宣得其宜故城南之水有行春積瀆烏金三碶以通江而宋人又增風堋一碶城西之水則有保豐石塘二碶以通江城中不能容碶而為喉以達之其所關係誠不淺也況雙湖之深無底其水既從西南二門而入不能更從西南二門而出入在湖中則水性怫而不暢故出滯宣幽皆於喉是賴然三喉特穴城為道

積久易淤而居人見湖流甚深以爲雖無是喉湖水亦自不竭無所事於江流之吐納故自宋時已累廢賴賢有司以修治之四百年以來鄞之河渠概草率不講而三喉竟泯焉僅存水喉尚有遺跡薦紳學士亦不知其爲水利之舊也悲夫蛟門李君陟茲熟於形法家言嘗與予遊城中曰是城之水道衖不馴其性之甚也予叩之則曰五臺寺東宜有水道入江而竟無之平橋之下宜有水道入江而亦無之乎嘆曰平橋者食喉也五臺寺東者氣喉也舊有之而今廢耳陟茲乃曉然嗟乎西湖之水本碧南湖之水本赤今以三喉不通碧者爲積

昔所礁赤者遂爲黃流則夫居民之壅隔而不遂其生也宜矣然其址雖廢而城下故道尚存可一舉而復也爰爲議以待之

重浚古小溪港議

魏吉州白許家橋東其地名童家港其北有古溝勢與港接今爲沙塞而汙瀝尚在耆老以爲古之小溪是也吉州直遏建畢舊嘗開浚以引屯山之水或謂可以再浚州名峴由廬陵來僑居著屯山水利備覽最爲詳善吾由吉州之言推之乃知周大悲禊之置巷爲屯山之水故也吾鄉之田城南資屯山之水城西資大雷之水故屯山之水南下者多西下

者少其上流惟小溪由錫山下西行與大嘯之水會當廣德湖之存也大雷山之水有所蓄建與之接溪流與否不甚足輕重然猶且爲周大悲碶以引之以防湖後之水之不給今湖既廢爲田大雷山之水横穿四出或由仲夏或由感浦或由鏡川或由櫟社南向而會它山之水以入江而廣湖之徒乃謂它山之水足救湖田之旱固屬謬說然使建與不與小溪絕則它山之水尚有十一之西下者而盛修周大悲碶以瀦之雖未必徧及城西諸鄉要不爲無補也乃湖固塞而溪亦淤則絕望矣吾因是嘆古人之於水利有備無患而後世之人之

憒憒也大雷山之水本不敵它山之水之盛而又爲四道所洩則是溪之西行所關非淺吾嘗謂欲蓄大雷山之水必於仲夏戚浦鐃川櫟社爲四堰以阻其南而欲引它山之水必復古小溪使通建槩以導其西則庶乎補救之良策也

改高橋張俊廟議

高橋之捷爲南渡十三戰功之首又爲四大捷之首而飽掠遠去使其君有館頭之行其民被屠尚可言功乎故自明以來皆言張俊之廟當毀固也但其時之有功吾鄉而應祀者則正不少予謂當改張俊之廟以祀之

謹議如左

張俊之自越州至也宿衞盡登舟俊欲扈行就上乞舟上賜手書勉以捍寇成功當予王爵葢俊之意本在走而上欲其留俊猶狐疑有隱士劉相如不知何所人也故大俠以忠義力勸之且爲畫策俊始揭榜通衢下令迎敵於是有高橋之捷深寧先生以爲相如之功不在三老董公之下其後俊之不終而去夫豈相如之意殆必力爭之而不能得故遂匿影不復見當祀劉隱君第一

初衞士畏航海欲作亂宰相呂頤浩幾爲所害使其事

裂則吾鄉先受其禍其扈從定亂者皆辛統制兄弟也
當祀辛統制企宗永宗第一
金人分軍犯奉化李佾董之邵任戰皆奉化之義俠也
集鄉兵一千餘人於泉口三戰金人不能入而退於是
奉化獨完鄞費萬餘緡皆佾任之事定口不言功至紫
文懿公幼學始得其事於佾孫元白上言於朝贈三人
官並修武郎立祀李董任三公第二
癸卯之戰楊沂中趙密田師中李寶皆有功已而皆隨
俊走是日力鬭而死者神將黨用邱橫也當祀黨邱二
將軍第四

張俊既走金人直下定海將犯昌國御舟相隔僅一宿耳提領海船張公裕擊破之於碕頭金人始返使無公裕當其鋒益重國耻而事且有不可知是尤功之大者

當祀張提領第五

時慈溪令林叔豹不受命方集鄉兵擊賊金人懼以降人蔣安義爲知州而去叔豹引軍入州杖殺安義盡戮金人之居開元寺者安義本剡人覊貫明州成進士降金盡籍明之大戶以獻遂數屠城叔豹之殺之最爲吐

氣當祀林令君第六

車駕還明張刺史汝舟應率備儉粗完而已及行以汝

舟爲中書門下省檢發公事官先是合守晁汝爲儲糈豐備大擾民上特遷汝舟一官褒其儉以媿汝爲嗚呼劉洪道更何如哉當祀張刺史第七

右數公者其可謂有功矣而不祀乃祀張俊非所謂著黃舛繆者歟他如李顯忠鄭世忠潘廸杜愷張鱗相傳皆以扈從死者其有廟也雖非張俊比然數公反不得祀非吾鄉之闕歟請質之鄉論以爲何如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九終